



儿童不应该阅读什么

□安武林

现在的儿童应该读什么，这是一个貌似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回答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如果我们去找100个评论家或者100个读书人征询答案，恐怕回答是高度统一和一致的：读名著，读经典。这是最明智最讨巧的回答。但是如此简单而又浅薄的回答，恐怕小学生也能回答，也许是看多了专家们的阅读经验和阅读心得，看到大家都这么轻率地回答我不能不刻薄这么几句。

常听到有人说，别让庸书毁了孩子，别让坏书害了孩子。那么什么是庸书什么是坏书？这个标准是如何制定的？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阅读对一个人成长的经历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的专家从理论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不能令人信服。就如同很多作家说起自己的创作是受鲁迅影响一样，但我实在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到迅犀利的文风，看不出鲁迅究竟对这位作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样的道理，阅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来，这是我不能够信服很多专家的理由。

小学时代，我读的那些书在今天看来都不算是什么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苦菜花》《连心锁》《金光大道》《艳阳天》《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红岩》《高宝宝》《红日》《林海雪原》《大刀记》《保卫延安》……从文学的意义和经典的意义上说，它们只能算是当时的名著，现在的人恐怕很少有人去读这些东西了。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文学读物，这和大时代有关系，也和我在乡下的环境有关。现在看起来没有供儿童阅读的文学书，实在是一种遗憾，但从我个人的阅读角度而言，倒是一点也不后悔。我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那个时候的真实，无论这些作品多么虚假，多么崇尚革命的英雄主义，多么高大全，但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和见证。这些作品，是当时的流行书和畅销书。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书和畅销书，但它们的命运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大都会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沉寂，只有少数的流行书和畅销书能够进入经典的行列而流传下去。

童年的阅读经历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首先，让我埋下了理想的种子，将来想当一名作家。那些书在那个时候是很诱人的，至少对我充满着诱惑。其次，让我对战争题材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前一段时间，我还阅读了邦达列夫的《岸》、盖达尔的《学校》、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未列入名册》等。而我对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兴趣，不能不说童年的阅读的影响。第三，童年的阅读使我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培养起阅读的习惯。小学的时候，一读就是二三十万字的作品，在现在看来，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与之相比，现在儿童的阅读量是大大地下降了。

童年的阅读的缺憾，是没有培养起我对古文的兴趣，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很多人所说的对国学的兴趣。我总以为，历史、血缘、伦理、道德、习俗……这些东西，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不能割裂的。无论喜不喜欢国学，读不读国学，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我们很少去思考一个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学以致用，古为今用，所有的学问都是为我们个人服务的，而不是去顶礼膜拜的。对那些热衷于推广国学的专家、学校和父母，我大概是个坏典型。我不太主张过度推崇国学这些东西，就如同我从不主张我的孩子读

我写的书是一个道理。只要你是个中国人，国学的精髓就在你的血液里流淌，精神、气质、处世、人生观、世界观、伦理、道德……无不受到其影响。毫无疑问，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的魅力是很大的，甚至会对一个人的素养和气质产生重要影响，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古典诗词以及其他，我是主张孩子从小阅读一些的，但倘若因为过度阅读古书而扼杀了孩子天生的灵性和童年的天真，从而变成小老夫子，痴痴呆呆，之乎者也，那就是被书害了。庸书和坏书害人，经典和名著同样能害人。阅读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

我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大凡不是坏书，这种坏书我指的是色情、暴力、恐怖等不适合孩子的书，孩子读了都会受益的。我常常看到许多家长惶惶不可终日，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道给自己孩子选什么书，请专家给自己孩子推荐书，这样的家长自己未必是喜欢读书的人。我非常推崇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父母喜欢读书，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也能给孩子一个选择的空间。对大多数孩子而言，家长和学校一般都会指定孩子阅读什么书，虽然是推荐，但其实孩子很少有选择的机会和空间。只有那些开明的家长，喜欢阅读的家长和老师，才会给孩子提供选择的空间和机会。

现在儿童阅读的环境与我童年的阅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正如一个儿童阅读推广人所说，现在阅读选择的成本太大了。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的儿童出版物太多，给孩子们推荐起来很耗时耗力。给孩子推荐书籍需要比较、鉴别、遴选，需要一套选择标准和方法，但这样的标准和方法，总是因人而异的。儿童应该阅读什么和不应该阅读什么，每个人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我是持开放性阅读态度的，对自己的孩子我也是这么做的，除了那些不适合阅读的作品，孩子对于她感兴趣的的作品——无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一律开放的。在应该阅读的范畴内，我主张让孩子多读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因为文学是一切人文科学的综合，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伦理教育、心理教育、想象力的培养，孩子童年保护……这一切都融合在其中。在有些人的观念中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知识是指自然科学的，而人文科学被排除在知识之外，所以，相当多的家长都认为文学书籍是闲书，不让孩子阅读。

现在的儿童文学读物非常丰富，但也很混乱。我个人觉得有些儿童文学读物不适合孩子阅读：

一、名著的改编和缩写。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儿童文学出版的一些混乱现状而提出的。可以看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有名著的缩写和改编，且规模越来越大，动不动就上百本。这种现状的形成，除了出版市场的利益驱动之外，和我们读名著读经典的阅读理念也有关。这种阅读理念本身没有错误，但如果随意改编，不注意质量，泥沙俱下，披着华丽的名著阅读外衣，行将取利益之实，改编和缩写者的身份五花八门，这样的名著改编就不适合儿童阅读。对于没有阅读经验的儿童来说，他们对这些书籍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把握和欣赏这些成人的名著，他们会把文学中的真实和现实等同起来。大凡能被改编和缩写的名著和经典作品，在我看来大多数都不适合儿童阅读，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和名著，一般来说是不需要缩写和改编的。但也有特别的，比如说连环画这种样式，是必须要改编和缩写

的，是否改编和缩要看具体作品和具体形式。

二、汇编类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故事类的，作品不署作者名的，建议不阅读。这类作品有两大特点：要么不尊重原作者的署名权，对作者造成侵害。要么胡编乱造，刻意仿写，甚至是抄袭，改头换面，作品粗糙不堪。比如说《小马过河》，作品改成《小牛过河》《小羊过河》。民间故事改成童话。《伊索寓言》改成我们的民间故事。类似图书杂乱无章，让孩子们分不清是国外作品，还是国内作品，是作家写的，还是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故事、寓言，统统归到童话的名下。在儿童文学领域，神话、民间故事、寓言、童话等体裁都有清晰的规定，都有显著的特征和明确的标准。此类图书基本是大杂烩，给儿童造成的误导和困惑，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搞明白。

三、四大名著不建议儿童阅读。四大名著当然是好书，但我觉得在儿童时期不适合阅读。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应该是最贴近儿童的，而《红楼梦》至少要到中学生这个阶段阅读。文学名著和文学经典，它的优秀之处在于什么地方？以《红楼梦》为例，我觉得改编的和缩写的《红楼梦》几乎失去了它最优秀的东西。曾经有孩子问我：“《红楼梦》为什么会成为四大名著？”言外之意，这本书一点意思都没有，很烂，何以被称之为名著。因为他读的是缩写和改编的儿童版的《红楼梦》，我只能这样解释：你阅读的不是真正的《红楼梦》，是缩写和改编的，而且，你年龄还小、阅历和文学阅读经验不足以理解它的优秀之处，等你以后再读原著，会明白它的好。

四、不建议儿童读安徒生的作品。安徒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童话作家，我本人写过数篇讴歌这位伟大的童话作家的文章，但我觉得他的作品不适合儿童尤其低年级儿童阅读。安徒生的童话，表达的都是成人的情感、寓意，它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去解读。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对安徒生的喜爱程度就越深。列夫·托尔斯泰解读其强烈的孤独意识，自称半年没读懂。我有一个师兄，他给自己孩子买了安徒生的全集，没想到孩子不喜欢读，倒是把我的童话书读了好几遍。他苦笑，我安慰他，在这个年龄段我的作品更适合孩子而已。安徒生童话需要长大一点再去读。许许多多的经典和名著，和安徒生童话是一样的道理，需要选取适合孩子阅读的。

五、不建议儿童过度沉迷于绘本或者说图画书的阅读。绘本也好，图画书也好，是儿童特定阶段阅读的书（成人的除外）。汉字自有其魅力，文字给我们提供的想象空间远比图画书要大，从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来说，还是读文字书好。仅从儿童阅读的文字量来说，今天已经大大弱于30年前我那个时代。福建的一位母亲，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她的孩子马上要上四年级了，一直沉迷于绘本的阅读，抵制文字书的阅读。

我非常相信的一句话是，读什么书，成就什么人。任何一个人的阅读，无不带上自我喜好的印记。所谓的面面俱到的阅读，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像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的大文豪学者那样的，毕竟寥寥。现实是，大凡热衷于国学的人，外国文学读得就少。外国文学读得多的人，国学又不是很深入。热衷于推广外国儿童文学的专家们，肯定读国内儿童文学少。阅读，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质疑的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见解。

■创作谈

《小朋友》90年，终于在《小朋友》杂志成立90周年前夕写完了。

我为什么要写远在上海的儿童杂志《小朋友》写这本述其历史演变的小书呢，这和我那初入幼儿园的小女儿有关。周末带她在大街上闲逛，路过绿色的邮亭，她被那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吸引住了，望着那本版式方方正正的《小朋友》不走，小女的眼神里放出贪婪和渴求的光芒，于是妻给她买了这本杂志。不到两三天她就翻完了此书，而且吵着还要新的，妻只好给她解释：《小朋友》是每月出一本的，要看，只有等下个月再买。《小朋友》不仅对孩子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当翻阅这本杂志后我才发觉：该杂志所刊儿歌、童话确实图文并茂，短小有趣，即使一般成人，也会被它紧紧吸引。从此，《小朋友》便成了我们全家的爱物。

随着对《小朋友》杂志研读的深入，渐渐在我心中产生了对于这份杂志的一些难于更改的认识，该杂志在办刊过程中，不仅催生了中国幼儿文学，而且确立了它在我国儿童文学中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还大大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迅猛发展……

基于上述理解，我陆续写作了一些关于研究《小朋友》的文章。这些文字大多源于阅读《小朋友》后引发的思考，以及对《小朋友》的作者、编者所发表和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品评。我想，包括《小朋友》在内的幼儿刊物及其所发作品不被人们看重，难道不正是我国文学研究习惯性的偏见所造成的一种悲哀？所以，我总想通过自己写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文字，为被轻贱的《小朋友》及其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说几句公道话，为它们的被忽视乃至被轻视而鸣不平。

时间推移到2011年春天，《小朋友》创刊9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我想何不趁这机会把《小朋友》迈过的这段不算太短的岁月来一个小结呢。曾任《小朋友》两届主编的陈伯吹先生生前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人写一本史书来记载和表现上海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小朋友》主编唐兵女士。过了一段时间，唐主编回函说，选题角度较新颖，内容也好，出版社若能找到出版资助，一定邀请你来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后来，《小朋友》杂志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的资助，从而启动了我的《《小朋友》90年》一书的执笔写作。

于是，从2011年9月到次年2月，我成天伏案于电脑前紧张码字半载，而后将30万字的初稿发到了“上少”责编手里。我满以为替《小朋友》写书的事已经大功告成，然而，这个过分高看自己的估计在认真挑剔的编辑面前却全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

作为一家为少年儿童出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上少”编辑们总是以其职业的敏锐眼光审视每一位作者的来稿。就像俗语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样铁面无私。所以，当责编和主管非编处理的一些领导看了我的稿子后，虽然对该书题材的重要价值予以了肯定，但对书稿艺术质量的把握却丝毫也不肯放松。从书稿的总体结构到局部细节，出版社都提出了许多意见，仅就书面整理的文字意见也足足有二三百字之多，大的问题罗列了一二十条。

初读这些文字，令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想，这个书稿可能要砸锅。但是，待反复细读和冷静下来之后，觉得审读意见还是很严肃中肯的。平心而论，我觉得出版社朋友认真评判书稿质量而提出的意见确是客观公正的。

反复研读和消化出版社审读意见后，我决心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但我历来最怕做命题作文，可这一回为《《小朋友》90年》这个命题作文，我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因为写《小朋友》是我多少年前就产生的一个夙愿。于是，我便重新执笔，再次回到写作中去。

二稿送审后，全书内容和基本结构算是通过了，但文字的推敲，还有待细细打磨，于是，在编辑指导下，再次进行了反复的清点、增删和修改。还好，凭着对《小朋友》的情有独钟，凭着对《小朋友》历代编辑、众多作者和万千读者的一定认识和理解，当然也凭着对儿童文学的一片痴心和热忱，再加上命运的眷顾，此次的命题作文才没有在限时交稿的紧迫情况下慌神和乱套，而是犹如学生娃在考场限时作文一样，居然也心平气和地驱遣键盘，把自己的意思一一敲打出来。《《小朋友》90年》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由于我的学识有限，对于《小朋友》的准确历史表现，小书只能做出一种粗浅的描述和勾勒。所以，我盼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方家的批评教正，以期将来若有再版机会能把此书改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彭斯远

我为什么写《《小朋友》90年》

■短评

翌平《海的夜曲》：

当成长与艺术精神相遇

□王帅乃

《海的夜曲》自始至终贯穿着与成人艺术家小说一脉相通的“艺术家的忧伤”。深沉而富于力量的大海、无边无垠的夜、黑暗的后台为小说提供了基调，充满迷惘与悲伤的小提琴独奏曲《沉思》在文本中的串联使得文本兼含小说与浪漫主义音乐艺术双重气质的独特魅力。以对自然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为要义的浪漫主义音乐、经典童话《海的女儿》与《沉思》独奏曲背后泰伊斯的悲剧故事不但为小说“编码”，更是与本篇小说形成了文本内的互文，互相映衬、相得益彰。《海的夜曲》全文只是一部用心谱就的当代中国，在我们身边上演的“少女艺术家成长悲曲”。小说最令人心动的地方，是“馨子”满怀希望与热情为全校同学演奏完《让我们荡起双桨》（显然这首教师安排的曲子在此处或多或少带着些意识形态色彩），想演奏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沉思》时被阻拦，又被当作展览品一般再成为主持人口中的“身残志坚”的代表被按在台上接受观众同情而带着敬意的目光，紧接着被送下台独自一人对着幕布听着台上传来的拉丁舞曲的热闹声音。当“馨子”面对着化妆间镜子中的自己拉起《沉思》，悲剧效果被作者渲染到了最大，任何一个对艺术有着痴迷、对舞台有着渴望的“艺术家”都能体会这一刻主人公心中涌动的被压抑的巨大悲伤，然而“艺术家人格”就在也只能在这样痛苦的蜕变中锻造、铸就。这一刻，世界抛弃了“饥饿的艺术家”，然而艺术家也借此超越了现世。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意，作品似乎隐隐地传递着这样的声音：艺术家最终应该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并不需要人们过多的关注，因为人们的关注总是与艺术家所期待的、理想的关注出入甚大，人格与艺术的独立总是与苦行一般的百炼成钢的过程息息相关、别无他途。罗伯特·特瑞兹认为，女性艺术家成长小说的一般手法除了令少女通过其醉心的艺术确立起独立的主体，还经常穿插成年女性的言行作为参考的标尺。《海的夜曲》中，“馨子”的妈妈“常老师”就是一位优雅温柔的单身女艺术家，她对“馨子”及另外两名学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她把残疾的女儿唤作“小人鱼”，支持孩子们追寻自己的理想，当女儿受到伤害时她有足够的智慧与决断为孩子提供温柔而有力的保护。

其实，我们也许可以说《海的夜曲》是一篇围绕着精英艺术家（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理想追求展开的小说，这一点和翌平大部分现实题材的小说有着显

著的不同。文中的几个小主人公皆是有着“天赋”的艺术气质，并且从小就接受相关的训练。“夏翊”和“梧桐”原本学习钢琴，后来因听闻“常老师母女”的小提琴声而“转行”，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和几乎为零的“改行”代价全是因为他们有着一般孩子难以拥有的“精英家世”——“夏翊”的父母是画家，“馨子”有一位作曲家父亲（因病去世）和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母亲，作品对“梧桐”虽没有明确交代，但我们还是能从她家“被妈妈擦得木头乌红锃亮的老旧的立式钢琴”和她那“是钢琴老师的好朋友”的父母中窥测一二。如果说《海的夜曲》对这一群体的集中关注拓展了翌平的创作题材，那么这样的设置可能也或多或少地削减了作品力度，也许作者可以尝试将三个主人公的身份作更多样化的处理，那么艺术的恢弘的伟力与蕴藏于儿童体内的人类的理想型人格的力量在发挥其独特作用时才会愈显强大。

一般而言，儿童艺术家成长小说里作者普遍关注这些正在成长的艺术家的“发声”问题，而在艺术世界的徜徉就是他们表达自己“话语”的方式——拉小提琴、写作或者画画等等，都是儿童关于“说话”、关于构建独立主体的隐喻。目前国外此类作品中，相当一部分在作品的最后让女性艺术家们放弃其艺术生命而投入爱情、家庭以及更世俗的一些事业中，或者是她们从头至尾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写作、拉琴等为终身事业的人。与传统的男性艺术家成长小说不同，女孩们并不坚持维护自己主要的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如《小妇人》中的乔、马奇、《长春树》中的弗朗西、诺兰等等，她们更关注诸如“考大学”之类的问题，这其实是主体人格的一种溃退。而目前国内探讨儿童成长成熟的小说，则多半不将眼光放在孩子构建独立人格这一点上，往往是以认识到成人世界的无奈为结局，似乎“成长”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妥协”；或者就是将结尾消解在对青春期的诗意味叹中，描述的家庭、友谊等问题得到化解，但作品总是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上，主人公经历种种后也未见人格成长上的“断奶”，对未来的态度也多半暧昧不明仍显稚气。《海的夜曲》之所以让我们惊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直到作品的最后这种主人公的“溃退”不曾发生，三位主人公和他们的父母都在生命的旅程中选择了与艺术不离不弃的相伴，女主人公“馨子”甚至以生命之力为年轻而独立的“艺术家人格”作了最纯净的注脚。我想，即使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应该感谢翌平。

■插画欣赏



插画 学习的男孩

儿童文学评论

水心

·第339期·